

彩信时空◎著

FENG GUAN YUAN

神秘出土的千年凤棺
离奇消失的契丹古国

凤棺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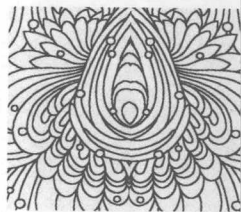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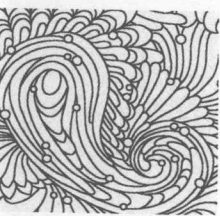


最具悬念的史诗式言情巨献
两代铁血红颜的殊死较量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凤棺缘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棺缘/彩信时空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9

(美人心计)

ISBN 978-7-201-06657-8

I. ①凤… II. ①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4102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字数: 290千字 定价: 23.80元



目录

楔子 ①

第一章 风棺穿越，王子救命 ⑤

第二章 太子寿辰，李胡逞凶 ⑧ 18

第三章 危难救急，小试身手 ⑩ 27

第四章 喜回中原，惊闻噩耗 ⑫ 45

第五章 冤魂嘱咐，孤女离群 ⑭ 58

第六章 偶得宝刃，火雷出世 ⑯ 72

第七章 报仇雪恨，偶救德光 ⑰ 89

第八章 情难自制，两心相悦 ⑱ 105

第九章 倾心相诉，执手之约 ⑳ 120

第十章 接受挑战，赢得宝马 ㉑ 144



目录

第十一章	皇后寿辰，主仆被劫	165
第十二章	九死一生，惨遭生祭	186
第十三章	血灵咒现，天怒人怨	213
第十四章	告知真相，喜结良缘	226
第十五章	建立东丹，父子惜别	241
第十六章	皇上驾崩，皇后断腕	256
第十七章	太子让国，德光登基	279
第十八章	母子双计，夫妻脱困	284
第十九章	遗诏揭秘，凤棺再现	289
尾声		296



楔子

黑漆漆的夜空，狂风乍起，亮蓝的闪电把天空撕开一道道口子，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在这茫茫草原上。

一位身穿白衣白裙，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面无表情地走在这狂风闪电下的草原上。她清丽脱俗的面容苍白如纸，一双杏眼空洞无神，故意点红的绛唇显得鲜红如血。她腰间挂着一排银铃和一只牛角形银号，这样的装饰与那一身白衣搭配得不伦不类。

一道闪电在天际炸开，映亮了女子的容颜，她嘴角浮起一丝诡异的笑，整个人形如鬼魅，阴森可怖。

她身后跟着两个宫奴，端着一些萨满法器，尾随她往前面的宫帐——斡鲁朵走去。

狂风吹动着她的衣裙，额前飘散的长发迎风飞舞，好像是在为主人的命运向天呐喊。

斡鲁朵外，皇后的护卫官萧烈躬身向女子行礼：“公主，请进！”

空荡荡的大帐内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女子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目光依然空洞无神。

这时，帐外的说话声惊动了女子，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稍稍转动了

一下。

“听说了吗？萧丞相已经自缢了，皇后娘娘难道真的要处置公主吗？皇上可不在啊！”

“你闭嘴！没人当你是哑巴！”

帐内的女子嘴角微微一撇，空洞的眼神里透射出一道怨恨之光，紧咬着嘴唇直到鲜血从嘴角流出来，都没松开牙齿。

她起身来到桌前拿起太平鼓，解下腰间的银号，双眸紧盯着手中的法器，咬牙切齿地自语道：“述律平，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如愿。”

失去亲人，自己生不如死，但是就这样死了她不甘心，她摇了摇手中的法器：“我要报仇！”

言罢，她端起酒碗猛灌进嘴里，手持银号“呜呜”吹着，太平鼓疾如雨点，腰间的银铃在她奋力摇摆下，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

帐外的护卫官伸头进来看了她一眼，女子根本不理他，只管我行我素。

鼓声一阵急似一阵，她突然高声狂呼：“我神圣的长生天，木叶山的守护神！您忠实的奴仆向您祈祷，请赐予我灵力吧！”

银号银铃互相辉映，太平鼓声更是震耳欲聋，女子的脸色变得狰狞无比，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里喷射着仇恨的怒火。

锣声停止后，她的嘴里叽里咕噜地念了一阵子，之后发出嘶嘶如蛇吐芯的声音，连鼓点也变得轻缓低柔，嘴里的嘶嘶声却越来越大。

不多时，就听门外有人惊慌失措地叫道：“蛇，有蛇！”

外面嘈杂一片，叮当乱响的声音不绝于耳，帐内的女子狞笑着。片刻后，一条通体血红拇指粗细头顶金黄色肉冠的怪蛇钻进帐篷里。

女子停下手中的动作，对着那蛇嘶嘶地说着什么。那蛇竟然连连点头，并自动爬上她的手臂，用芯子舔着女子的手臂。只见她用银刀切开蛇尾处挤出小半碗血后，给蛇尾上抹了一点药水，那蛇便慢悠悠地游出了帐外。

看着那半碗蛇血，女子淡淡一笑。拿着银刀割破了手指，鲜红的血珠一个一个从刀口处跳出，和碗里蛇血混合在了一起，然后又拿出些金色的粉末，倒进碗里用刀搅和。

碗里的人血和蛇血立刻就变成了金红色，她蘸上血水在白绢上写

着，而后又把碗里剩下的血全部喝下。

之后，她神情肃穆地把白绢裹在银号上面，双手将银号奉上头顶，念念有词。待手抚摸过银号后，白绢上的字迹发出金色色的光芒，渐渐地光芒渗入银号里，直到白绢上干净如洗。

这时，大帐门帘被挑起，护卫官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冷冷说道：“公主，时辰已到，请你上路吧！”

说着端过一碗水银放在女子的面前。

“哈哈……述律平，你不敢见我吗？你怕了吗？我恨你，我要用我的血诅咒你，诅咒你今生今世最在乎的人，全部死于牢狱之中，众叛亲离孤独终老！今日你所加注在我身上的，来日我要你百倍奉还！”

女子大概猜到要她命的人就在帐外，脸色巨变，隐隐泛起绿光，双眸赤红如血，猛拍胸口向神坛上喷了一口血，神坛上的一道符咒在被血染之后，突然发出红光来。那女子歇斯底里的诅咒起来，血染红了唇齿，再配上那被仇恨扭曲了的脸，显得更加恐怖阴森。

“血灵咒！快把药灌下去！”

护卫官惊呼一声，两个侍卫壮着胆子强制住女子，护卫官左手揪住女子的头发，右手端起水银灌进女子的嘴里，女子拼命的挣扎，但无济于事。

护卫官放开了那女子，她回手死死抓住银号，猛的回眸狠狠的瞪着刚进来的中年美妇。银色的水银夹杂着鲜红的血水，张开嘴来更加让人毛骨悚然。此时的她恨不得冲上前去，撕碎眼前这个恶狠的女人，她的诅咒再次响起：

“述律平，今日我之痛苦，他日我会千万倍地讨回来。我向长生天发誓。你会看着你在乎的人，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全都不得好死。”

中年美妇脸抽搐了几下，眼底满是痛苦之色，今日之举实属无奈，看到女儿这般仇恨自己，一直心硬如铁的她，也疼得肚肠寸断，心如刀绞。

她不忍再去看下去，只是轻轻说了一句：

“你放心去吧，温儿我会照顾的。”便逃也似的冲出大帐。

其他人看到那女子狰狞的面孔，还有那血淋淋的诅咒，吓得全都仓

皇逃离大帐，只留着那女子声嘶力竭的诅咒声从身后传来。中年美妇回头对护卫官交代道：“一切按照公主礼仪安葬！把她的法器都陪葬吧！”

“是！都已经准备妥了，请娘娘过目。”护卫官说道。

美妇挥挥手转身离去。却在转身的那一刹那，眼中的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死的那个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是唯一的女儿，自己狠下心要她的命，实在是被逼无奈。不这么做皇上是不会处死那些叛逆的，留下他们终究是个祸根，还是斩草除根的好。

质古，我的女儿，原谅阿妈吧！来世阿妈一定好好疼爱你，不再让你受一丝痛苦！

一道巨大的闪电，把夜空照得亮如白昼，也使美妇那痛苦的神色暴露在外人眼前。

电闪雷鸣过后，聚集了多时的乌云终于落下了雨点，暴雨顷刻间把大地映得白花花的。

也就是这一瞬间，那美妇的脸上有了苍桑感，仿佛在瞬间老了十岁，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步履蹒跚地在雨地行走，女儿凄厉的诅咒声，声声直刺她的心头，疼得她不由得呻吟起来。

“述律平，这仅仅是开始……”

大雨滂沱雷电愤怒，将大帐里女子的声音全部淹没在雷声雨声中，就在女子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手中的银号发出幽幽蓝光，阴森森，蓝汪汪恐怖至极……



第一章

凤棺穿越，王子救命

神奇突兀的大山深处风光秀丽，碧波荡漾的一汪水域锦鳞游泳，波光潋滟。

大山深处的采石场里，总指挥下令全部人员撤离现场，准备引爆，众人没有发现远处的危险区内，有一伙人正在打斗。而那打斗正酣的人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爆破区内。

“我倒小看你们这几个小丫头片子了。”为首的一个男人冷冷望着包围他的几个年轻女子说。

其中一个扎着马尾，面容冷艳的女子肃容呵斥：“陆亚平，放下武器投降，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那个叫陆亚平的男人狰狞一笑，睨着她笑问：“出路？从我第一次卖海洛因开始，就从没想过什么出路。”

话音刚落，他长拳挥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她袭去。那个扎马尾的女子不敢轻敌，移身闪腰避开他的致命一击，飞脚踢向他，四两拨千斤，分击两肋，接、打、封、杀，点水不露，没过二十招竟逼得他连连退后。

陆亚平全然没想到这个女孩竟有这样凌厉的身手，一边招架一边

说：“你就是女子特警队的支队长——景少童？我知道你，老三就是栽在你手上的。”

景少童并不回话，使出擒拿手反抓住他的手臂，迅速套上手铐。

当冰凉的手铐套上手臂那一瞬，陆亚平一阵绝望：像他这样的毒枭，一旦被擒就必死无疑。

他望着眼前的无底悬崖，心念一动：赌一把！一念转过，他铆足最后的力气朝万丈悬崖扑去。

一切来得太快，景少童完全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下意识地拽住手铐朝他扑去。

“队长！少童——”

另一名女警扑到崖边抢救，却只抓到了陆亚平的一只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坠向深渊，就在这一瞬，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破声响起。巨大的冲击力将这整座山体炸开一条大口子，天地间腾起了一阵滚滚烟尘。

在这样的巨大毁灭力前，所有是非恩怨都在刹那风流云逝……

身体处于极度失重的景少童，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力，那股吸力如同巨大的黑洞一般，使她不由自主地松开紧抓着手铐。

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往那黑洞洞的大口子里掉下去，耳边的风声如同雷吼，渐渐她什么也听不见，一切都变得悄然无声。

不知过了多久，景少童的意识渐渐恢复，她动了动身子，感觉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有些痛而已。她的第六感特别的强烈，好像有什么东西和自己有了感应，她慢慢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漆黑。

一股极度恐惧感袭上心头，她一骨碌爬起来没命地在黑雾中奔跑，高声叫喊：“有没有人在啊？左翎！肖红！”

边跑边喊，极度的恐惧让她的心脏都超出了负荷，急促的呼吸声在这黑暗的空气中凭添了一分恐怖。

突然，黑雾中出现了光芒，刺得她眼睛都睁不开，待到稍稍适应后，景少童才睁开了一条缝隙偷着瞄去，但见光亮处竟然出现一口鲜艳夺目的棺材！

她惊得张张嘴，想后退，却下意识地朝它走去。

那具棺材上有艳丽的凤凰、仙鹤，还有五彩祥云和牡丹等彩绘图案，凤凰与仙鹤还都是贴金的，特别是彩凤凰，给人以翩翩欲飞之感。

那棺材在她靠近的一瞬忽然发出五彩光芒，在她面前急速旋转起来。棺材慢慢升起一道红色光芒并显露出了字迹。

红光中的字迹越来越清楚，根本就不是汉字，也不是她见过的任何一种文字，倒是电视里演的那些鬼神片里的符咒。

景少童被眼前的东西吓得瘫软在地，动弹不了，而那道符咒竟然直接朝她飞过来。

眼看着那符咒向自己袭来，训练有素的她下意识翻身起来就跑。而那符咒一步步逼来，直把她逼到了凤棺前才停下，更让她愕然的是，身后的凤棺突然发出声音来：“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是来接你回前世，快点回去吧！不然就错过与他相见的时辰了！”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景少童如雷击了一般从凤棺前跳开，嘴里结结巴巴地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缠着我？快放我回去！”

“你身上带有我契丹先祖特有的灵力，是千百年来唯一能与我灵力相通的人。因你前世之缘未了，我特来接你去见你今生的良人。等你完成了这世的缘分，凤棺自会送你回父母身边。来吧！快点跟我回去吧！”

那空洞长缓又沙哑的声音，幽幽荡荡阴森恐怖，所说的话更是匪夷所思，景少童根本就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极力摇着头大声喊道：“你是谁？什么灵力？什么契丹？凤棺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凤棺上下了血灵咒，凤棺能感应到你身上的灵力，它会吸引你到这里来，而它也将是你回你那个时代的唯一工具。”

幽幽荡荡的声音再次响起，景少童更是听的一头雾水：“什么灵力？为什么找到我？”

“因为只有你才能与她对抗！才能拯救他。快回来吧！回来吧！”

显然，景少童一再的追问惹怒了那个灵魂，她那沙哑的声音变得凄厉可怖，一直停在半空中的那道符咒也再次向景少童飞来，逼得她不得不往凤棺前走，血红的光芒劈头盖脸朝她压了下来。景少童顿感胸口窒息，连喘息都困难起来，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凤棺上倒去，瞬间符咒上的字迹一个个朝她压了下来。



景少童惊叫一声倒在凤棺上，就在她昏迷的一瞬间，一句话灌进她耳朵里：“去吧！去吧！用你的智慧与那个女人斗去吧！哈哈——述律平，从此刻起，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不好啦！契丹人来打草谷啦！快逃命吧！”

随着一声声的惊叫声，宁静的村庄里乱成了一片，孩子哭老人叫，震耳欲聋的马蹄声震得屋晃床摇。

一个绝色女孩在睡梦中被叫喊声惊醒，不等她问什么，她的丫鬟怜儿和奶娘已经冲进屋子，拉着她就往外跑。

“奶娘，怎么回事啊？”茫然不知所措的女孩急声问道。

“小姐，契丹人打草谷了，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啦！”奶娘顾不得细说拉起她直往外推。

听到这话，女孩突然明白了什么，拉起奶娘和丫鬟往外奔去。

“奶娘，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契丹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马车上女孩挑起窗帘往外瞧了瞧问道。

“小姐，奴婢也不知道，老爷说这里偏僻，契丹人不会打到这里，所以才送您来这里避祸的。谁知道这里也不安宁啊！”奶娘想到契丹人的残暴不禁打了个寒战。

“刘侍卫，往山里去，等避过了契丹人我们再回去！”女孩思索了一阵果断地吩咐外面辇车的侍卫。

“是，小姐！”侍卫应声挥鞭往左边的大山里奔去。

女孩这样决定是因为契丹人每打完一次草谷，能活下来的人极少，就算活着的也都是老弱病残，所以他们走后是不会再回头的。这样她们再返回去就绝对安全。

车厢内女孩的眼睛里有一股看不明的东西在流动，似悲似忧又好像是茫然，绝美的脸上静得连一丝表情也看不出来，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飞逝的树林。

怎么这么衰呢？抓犯人也能抓的穿越时空，真是闻所未闻。

那个该死的凤棺从自己醒后再就没出现过，好像就从来没发生过一样，难道它真的只是个穿越工具？

不是说要契丹去吗？为什么会把自己变成了汉人女子啊？到底要自己来这里做什么？

女孩的眼中有了一丝的懊恼，头枕在了奶娘的肩上闭上了眼眸，不再去想那些让人头疼的事了，随遇而安吧！

是，这个女孩就是被凤棺带到古代的景少童，她现在可不叫景少童，而是叫慕芸夕。

现在是公元919年，历史上的后梁朝贞明五年，她是涿州刺史慕天恩的独生女儿，慕芸夕！

景少童听丫鬟说，因为这慕小姐不愿意嫁给杀人狂李将军，多次逃跑都被李将军堵住，一时想不开就投湖自尽了。

自然，这慕小姐被大家救上来之后就变成了景少童，一个从千年后来的游魂。

景少童和这慕小姐有七八分相似，只是两人的气质却是大相径庭。景少童英姿飒爽，神采飞扬，有一种巾帼须眉之感，而这慕芸夕则是清丽淡雅，是后梁朝的第一美女加才女！

由于没法说清楚，景少童干脆装失忆，像网络上穿越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瞒过一天是一天。

因慕天恩不想再失去女儿，便把女儿投湖自尽的消息放了出去，瞒骗过了那个杀人狂李将军。用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偷偷将女儿送到岳父的祖籍，偏僻的深山小村庄里避祸。

景少童这个假小姐只是在慕府待了三天而已，跟在她身边的奶娘和丫鬟把她的反常动作和语言，都归咎于失忆，并没有起疑。

没想到刚逃离了虎口，又遇上了群狼，景少童为自己的命运悲叹，穿越也不穿个安定一点的朝代，怎么来到这个灾祸连连的年代？

逃出大约有十几里地后，侍卫突然大叫起来：“小姐，前面有契丹人！您坐好了！”

马车突然掉头，半边车轴翻了起来，马车内的人摇的东倒西歪。奶娘将景少童和怜儿揽在怀里缩成了一团，几个侍卫护着车马往山外逃去，荒不择路拼命跑。

很快就听到了吼叫声，奔腾的马蹄声和契丹人那野性的狂叫，吓得

怜儿和奶娘直哭。景少童心里也紧张得要命，临来时那个灵魂说自己要到契丹去，难道是这样去的吗？

外面传来一阵阵惨叫声，侍卫和契丹人短兵相接，八个侍卫倒下四个，赶车的侍卫也被飞箭穿喉而过，一头栽下车去。

随着马车半边翘起猛的一晃，坐在车厢边的怜儿被甩了出去，景少童刚想跳车去救怜儿，飞蝗似的箭羽射进车厢内，奶娘扑上前来死死压住景少童，用她的身体替景少童挡住乱箭。

没人驾驭的马被乱箭伤到了臀部，疼得马惨嘶一声，发狂奔奔起来。景少童的五脏六腑都快颠出来了，她顾不得害怕紧紧地抓住车围杆往外移去，得把马驾住才行。

慕芸夕学过一些拳脚，灵敏度也很强，在景少童的大脑指挥下很快就抓到了马缰绳，可当她看清前面的路时，吓得大叫起来，前面竟然是断崖。

想刹车勒马已经来不及了，那马带着车一同掉下了断崖。

“驾！”宽阔的草原上，飞奔着数十骑骏马，为首的两个人高声噪叫，粗犷豪放的笑声在旷野里飘荡。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白如冰雪的骏马，马上坐着一位丰神俊朗的少年，他身穿一件月白色圆领长袍，手拿弓箭，英气逼人的面庞，高挺如雕刻的鼻，棱角分明的薄唇，配上那飞扬入鬓的剑眉，气度尊贵无比。

紧随其后的也是一名少年，他一身淡青长锦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稍长的发丝微卷，用一串秋山玉抹勒绾着，旁边编了几条小辫，粗犷豪放，更有些不羁。

他褐色的狭长眼眸半眯，精芒暗敛，无需刻意张扬，只是那无意的瞥，已叫人神魂俱失。

一群头发剃得奇形怪状的异族勇士跟在其后，噪叫声不绝于耳。

断崖下，两人勒住坐骑，原来断崖下有一辆被摔得粉碎的马车，离马车不远处还有一具女尸，看那衣着应该是汉人。

两人翻身下马走了过去，查看了一下马车又往女尸那边走去，青衣少年用脚踢了踢女尸后说道：“死了，不然倒是个好奴隶，走吧！”说罢转身离开。

“救……救……救救我……”正当白衣少年要移步走开时，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住。

“咦！”

白衣少年看了脚下一眼，狭长的凤目里流露一丝讶然之色。

“该死的汉狗！”

青色长袍的少年听到声音回头望来，原来那汉奴没死，在向哥哥求救，他一脚踢过去，那尸体一声闷哼滚了两滚，露出了脸孔。

满面的血，看不清长什么模样，从她身上穿的上等衣裙，还有头上仅有的一根玉簪来看，兄弟俩已经断定此女子是汉人官宦家的小姐。

他们知道汉人和契丹人一样，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平民家或是富商家的女孩是没有资格穿这么好的丝绸，戴这么上等的玉簪。

看样子一定是被哪个打草谷的部落给逼下山崖的。

被踢飞的女子正是从断崖掉下来的景少童，她在马车坠崖的那一瞬间逃离车厢，这才免去了与马车同归于尽的下场。

无辜被喝的她睁开眼睛，灵动的眼眸中闪着一丝的祈求。在看清对方衣着后，那丝祈求瞬间化为了哀怨和绝望。

“来人，带她回去！”

白衣少年拉住了还要动手的弟弟，查看了一下那女子的脉搏，对身边的护卫说道。

“是，太子殿下！”护卫应声后叫了两个人把景少童抬了下去。

“哥哥，救那汉狗做什么？只剩一口气了。”弟弟不解地看着哥哥问道。

“尧骨，你没细看吗？她是汉官家的千金小姐，而且她父亲至少是位刺史，救了她说不定会有用处。”被护卫称为太子的哥哥，温和地对弟弟讲着自己救这个汉女的理由。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救，反正就是看到她那一抹哀怨的目光时，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悸动，不由自主地就阻挡了弟弟的动作。

景少童根本就没想到自己躲契丹人，却又被契丹人给救了，而救她的人一个是契丹国的皇太子耶律图欲，汉名倍，一个是契丹国的二王子耶律尧骨，汉名德光。



一路奔波后，奄奄一息的景少童被送到了耶律倍的药奴阿十古的帐下救治。

第三天一早，景少童清醒过来，只是右肋处被耶律德光踢坏了两根肋骨，还不能起身。

身体上各处的伤痛令她寝食不安，还好在部队上练就了忍耐力，如果放在一般女子身上，早疼得大哭大叫起来了。

“你很坚强，汉人里就是男的也不一定有你这般耐力！”

阿十古和一般的契丹人不一样，因为她师从汉人，所以对汉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

看到景少童一个女孩家，受这么重的伤，竟然连哼都不哼一声，心里不免有些敬佩，抿了抿嘴露出一丝笑容赞道。

“这是什么地方？”一双美丽的眼睛，打量着四周的环境，锥形的屋顶，难闻的腥膻味夹杂着药草味，住的不是房子，是帐篷，景少童心里一惊，急忙问道。

“这里是契丹皇帝的领地！”阿十古看着景少童惊讶的神情，不解地说道。

“契丹！我到了契丹！”景少童再次惊讶地叫出声来。

“怎么，你没听说过契丹吗？这么一惊一乍的做什么？”

景少童知道自己失态了，忙转了话题谢阿十古：“谢谢您救了我！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你不用谢我，救你的人是太子殿下，要谢你得谢殿下。我叫阿十古，是殿下的药奴！”

契丹人格格直爽，不藏着掖着的，阿十古见景少童不像别的汉女矫揉造作，很是喜欢，所以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谢谢您阿十古，我叫景芸夕！你就叫我芸夕吧！”

景少童没有说出自己现代的名字，她想着已经到了古代，成为了另一个人，那自己就不是景少童了。她也没说古代的名字，因为怕契丹人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到时拿自己去威胁这里的父亲。

“芸夕！很好听的名字！来，芸夕姑娘喝药了！”阿十古轻轻念了